

苏联统一图书分类法争论情况简述

武 宁 生

早在三十年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创立统一图书分类法的任务就已经提到苏联图书馆的工作日程上了。1948年全俄图书馆工作会议决定由列宁图书馆负责这项工作。1951年和1953年列宁图书馆曾先后提出过两次图书分类法的草案。1954年发表了杰斯林科同志关于新分类法草案的论文，阐述了该草案编制的基本原则、分类表基本大类及其结构等问题。但是在分类法的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存在着十分重大的分歧。1955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的凯德洛夫“论科学的分类”一文引起了图书馆界的极大兴趣。该文不但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论证了各门科学的相互关系、科学分类原则及其基本序列，同时也论及了由分支科学分类过渡到图书馆实际工作中应用的单纯科学分类的可能性及其基本原则，从而给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提供了许多新的条件。

1957年，“苏联目录学”杂志45期上发表了杰斯林科“论苏联图书分类法的‘政治’大类”和卡麦涅茨卡娅“图书分类法值得争论的问题”两篇论文。前者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政治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以及政治大类所包含的内容等方面来论证在苏联图书分类法中创立“政治”大类的必要性。后者则对新分类法草案提出许多不同意见，认为新分类法草案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分类的原则。根据恩格斯所拟定的科学分类原则，在科学分类的总序列里不应将社会科学置于自然科学的前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类不应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和“科学的共产主义”等类目。同时认为“政治”和“科学的共产主义”没有成为一门科学，不应设立这样的类目。因此，她要求修改分类法草案的基本序列并取消那些不应有的大类。这两篇见解完全对立的论文一经公诸于世，立即吸引了苏联图书馆界的注意。于是，一场激烈的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争论的参加者有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和图书馆学的专家，也有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实际工作者。

另外，有许多大型图书馆、科学图书馆还召开了关于图书分类法草案的讨论会。“苏联目录学”46、48期上先后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争论的文章和综合评述。争论愈来愈广泛而深入了。分类法草案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理论根据和实际工作经验来说明自己的论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分类法的基本序列——“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类的位置、结构及“政治”大类的建立与否等问题上。

关于基本序列的争论

分类法的反对者认为，应该按照恩格斯对于物质运动形态的分类法，将自然科学置于社会科学的前面。分类法编者借口社会科学不能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大类置于分类法基本序列的第一位，那么，紧跟着它排列社会科学是无可置疑的了。这种说法是没有理论根据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许多同志引用了凯德洛夫“论科学的分类”一文），科学分类的基本序列的第一位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并未包含整个马列主义，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同样的关系，没有必要把社会科学提前排列。分类法的编者企图把社会科学提前排列的另一借口是强调图书分类法的政治思想方针，强调图书馆宣传社会政治书籍的任务。但是应该指出，分类法的政治思想方针应该体现在它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本原则和符合真正的、客观的科学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科学排列的政治意义上。大家知道，苏联大百科全书是具有巨大的政治思想性的，然而它仍然是按字顺排列，它的政治思想性体现在它的内容上。同时，图书馆工作的政治思想方针也不仅取决于图书分类表，它主要取决于图书馆的藏书组织、干部水平以及宣传图书的方法等各方面。

分类法的拥护者认为，新分类法草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将社会科学提到自然科学前面并未违背马

克思列寧主義分类原則。被分类法反对者不止一次引用的“論科学的分类”一文並未否認从分支科学分类过渡到單綫科学分类的各种可能性，該文曾指出單綫分类的缺口可以在任何一处。圖書分类法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應該將科学分类教条主义地搬到圖書分类法里來。在我們时代里，社会政治問題被提到首要地位來了。圖書分类法不能脱离开今天的現實，它應該接近生活。既然社会問題具有首要意义，那么，社会科学在圖書分类法里置於自然科学的前面應該是無可非議的了。这样的科学序列完全適合於大众圖書館的实际需要。

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 大類的位置及結構的爭論

在談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类的位置及其結構时，有些同志提出把馬克思列寧主义列为分类法基本序列的第一位是不正确的。按照科学分类原則，基本序列的第一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而應該是辯証法。因为馬克思列寧主义主要是社会政治學說，是關於社会的革命变革的科学。它應該置於社会科学之首，而不是置於基本序列之首。同时，有些同志認為“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列入“A”类与“M哲学、心理学”脱离开來，“馬克思列寧主义經濟学”与“M 經濟、經濟科学”脱离开來都是人为的。这样來，割斷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哲学和哲学、馬克思列寧主义經濟学与經濟学的关系，从而使“哲学”和“經濟学”等大类失掉了具有指導意义的部份。

另外許多同志認為，應該把馬克思列寧主义当作包括着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科学的共產主义的一个整体來看，不應該把它分列开来置於各类。馬克思列寧主义是關於自然和社会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学，它是科学知識的概括和总结，應該列入圖書分类法总序列的第一位，同时这样作也体现出苏联圖書分类法的政治倾向。另外，將馬克思列寧主义置於分类法的第一位，並包括它的三个組成部份，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沒有这样一个大类，那么，像“反杜林論”、“哥达綱領批判”这类包括着多方面內容的經典著作就難於归类了。

關於“政治”大类 設立与否的爭論

“政治”大类的設立与否是長期存在着分歧意見

的問題，同时也是这次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有些同志認為，政治沒有成为一門科学，它只是歷史学的一部份。在圖書分类法具有“歷史”大类的情况下，再來建立一个“政治”大类是不需要的。不應該把歷史学的研究对象局限於过去的歷史事件。歷史作为一門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着当今歷史發展的各种現實問題。同时它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建立政治大类就剥夺了歷史科学的重要組成部份，从而使它內容变得貧乏了。把政治制度、國內狀況、國際关系、政党及其他社会团体从“歷史”大类中提出來置於“政治”大类，就使“歷史”大类成为一个普通歷史事件的編年表了。另外在建立起“政治”大类之后，它与“歷史”大类的时间界限將如何划分，譬如說，像苏彝士运河問題及战后許多歷史上的國際关系問題到底应入哪一大类？有效的办法不是建立“政治”大类，而是在“歷史”大类里建立一个“現代史”的类目來容納關於这一方面的圖書。

另外許多同志認為，在苏联圖書分类法中設立“政治”大类是極其需要的。卡麥涅茨卡娅僅僅根据“政治”还没有成为一門科学，而要求取消这个大类。但是她沒有考慮到有关國際关系、國際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共產党和各种社会組織的圖書存在着，沒有考慮到讀者对这些圖書的大量需要和圖書館宣傳这些書籍的任务。这些圖書在圖書館藏書中大量增加，使得圖書館工作者在缺乏独立的“政治”大类的情况下處於困难的局面。事实上某些圖書館在应用新分类法草案的过程中已經証实了“政治、社会生活”这一大类的生命力了。

有些同志对分类法的其他方面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例如，建議在圖書分类法中將相互錯綜、相互联系的兩門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合併起來；建議分类法的号码体系採用圖書館和讀者便於了解和应用的十進制号码。

關於上述所有問題的爭論到目前为止还未得出結論，爭論將繼續延長下去，但是不管結果怎样，这次爭論將使分类法中存在着爭論的問題正确解决，並能促進分类法編制工作更快地完成。

參考資料

- 1、傑斯林科：“論苏联圖書分类法草案”，圖書館工作，1955年1期。

多語文圖書處理办法的我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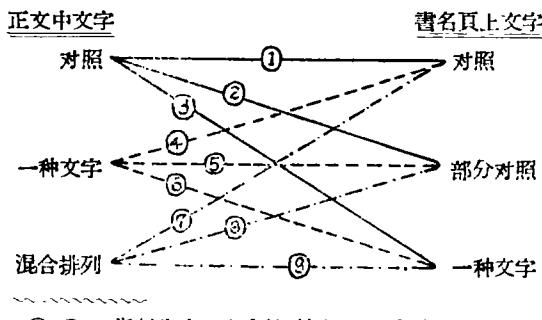
江 家 熔

劉國鈞教授的“關於處理多語文圖書的意見”一文（載“圖書館學通訊”1957年第三期），對我們處理日益增多的多語文圖書是有現實意義的。劉先生的文章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現提出我的不成熟意見，希望同志們指正。

在談處理办法以前，有幾個問題是必需先談的：

1. 多語文圖書的分类

對多語文圖書正確地分类，將有助於我們正確規定處理办法。劉先生提的分类，我認為是並不妥當。他採用了正文和書名頁的文字形式作為分类標準，然後用數學上的“排列”方法排列成為九種情況（即九類）。用排列的方法回原即成下面這個表：



①、②…指劉先生一文中的“情況”——分类 [表1]

這個分类方法是有缺点的，首先是不能抓住多語文圖書的特點，因而無法指導劃分書藏。而劃分書藏是多語文圖書最重要的一个環節。在2,3,5,6,8,9,幾種情況時只能根據書名頁劃分書藏。其次是將情況複雜化了，同性質的書都有三種處理方法。復次

是這個分类不能包括所有多語文圖書。例如，多語文圖書中有兩種文字混合拼成的書名頁，即某幾個款目用這種文字，另幾個款目用另一種文字。像陸學煥編“標準初級英漢字典”，周由廉編“英語語音學綱要”。也有三種文字混合拼成的書名頁，而書中正文只有二種文字，像井上翠編“日華辭典”，三省堂編“三省堂簡明辭典叢書”。

多語文各書如果根據其本身具有的出版目的來分，大致可分為三大類。①語言學習目的。如學習外族語用的文法、讀本、會話、對照讀物等等。（不再舉例）。這一類內還應包括以改革文字為目的某些具有兩種文字形式，但同屬於一種語言的讀物。例如（清）王照著“官話合聲字母”，（清）沈韶和著“新編簡字特別課本”，倪海曙譯編的言、文、拼音三照的“長安集”、“樓台會”等，孟吉爾嘎拉等編的“新蒙文讀本”等等。②工具目的。如復語字典、辭典、書目索引等。復語字典、辭典系指一本或一部辭典中有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或文字形式，下均同，不再註）的字典、辭典、名詞、術語等。如“華俄辭典”、“俄華辭典”、“英俄辭典”、“俄英中醫學辭典”、“圖書館學九國名詞對照表”等等。這些圖書可以和書目索引成為一個類，也可併入語言學習目的的一類，甚至也可以歸入“共同讀者目的”一类。為了處理上的方便，可列入第二類。③共同讀者目的。即一本書中有幾種文字，各種文字所講述的內容完全相同，可供幾種不同民族的人閱讀。這種書和“語言學習目的”中的對照讀物是有所區別的：對照讀物一般是正文的單頁碼上是一種文字，雙頁碼上又是一種文字，或者左欄一種文字，右欄

2. 凱德洛夫：“論科學的分类”，學習譯叢，1955年10期。
3. 傑斯林科：“論蘇聯圖書分类法‘政治’大類”，蘇聯目錄學，45分冊。
4. 卡麥涅茨卡婭：“圖書分类法值得爭論的問題”，

蘇聯目錄學，45分冊，1957。

5. 伏爾科夫：“在專業圖書館中應用統一圖書分类法草案的經驗”，蘇聯目錄學，46分冊，1957。
6. “關於圖書分类法爭論的問題”，蘇聯目錄學，48分冊，1957。